



“教育”论坛

用心推进“双一流”建设

□ 刘伟

“双一流”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部署、战略决策，是为了推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真正得到落实，培养出具有家国情怀、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用引领时代的一流人才成就世界一流大学，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0年，“双一流”建设将进行第一个建设周期的总结评估，这既是我国高校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奋进之年，也是迎接第一轮“双一流”建设终期验收之年。在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征程中，如何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如何保持高校事业不断发展向前推进？如何以实际业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用“心”思考并作出回答的重大考题。

增强信心，保持战略定力，谋划高瞻远瞩的学科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大批高等学校不断发展壮大，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积累了宝贵经验。这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模式、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的建设路径，在中国是行得通、很管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的办学历史和地位有信心，对建设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有信心。既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落实“三个面向”，聚焦“高精尖”，不断产出重大科研成果；又要尊重学科自身内涵和发展规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坚决克服和防止“五唯”。要增强战略布局、战略谋划能力，登高一层，远望三分，立足前沿布局交叉学科，进一步补充加强一流学科实力，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保持耐心，回归学科建设本位，厚植标志性成果的深厚土壤。学科建得好不好、学校建得好不好，都需要用成果来说话。标志性成果是学科建设的亮点，是“双一流”建设成效的重要得分点。标志性成果来源于扎实的学科积累和深厚的学科基础，来源于对学科建设规律的尊重和顺应，不能急功近利、揠苗助长。要围绕一流学科建设需要，认真对照“双一流”建设方案，全面推进各学科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要抓好本科教学，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教学工作是一流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也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建设一流本科教学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提升科研创新水平，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产出一批引领性原创性成果，加强成果转化，把科研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要进一步对标世界一流大学，深化国际合作交流，主动对接服务国家全面开放，不断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顶尖科研机构的实质性交流合作。

坚定决心，加强服务保障，形成支撑“双一流”建设的强大合力。“双一流”建设中，需要我们解决很多重点难点问题、历史遗留问题，涉及高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有管理层面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有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既有各个学科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又有部分学科存在的特殊问题；既有涉及学科发展的长远战略问题，又有学科当下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我们高校的各职能部门必须统一认识、行动起来，切实提升管理工作水平，增强服务师生本领，形成支撑“双一流”建设的合力。要在完善人才引进配套制度上下功夫，进一步优化程序、开阔思路；要在加大资源投入上下功夫，统筹配置好各类专项资金，加强对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过程管理、绩效考核和动态调整，真正把经费管好用好；要在加快科研“放管服”上下功夫，充分释放制度红利，提升教师获得感，打通科研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不忘初心，扎根中国大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都呼唤着我们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推动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紧围绕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要增强服务国家意识，着重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持。只有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中国实践提供中国理论，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才能真正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戴蒙书院：耕读文化的见证

□ 全定旺

戴蒙书院，位于浙江永嘉楠溪江流域的溪口村，由南宋理学家戴蒙与文字学家戴侗创办，因宋光宗赐书匾“明文”旌表戴氏故里，又称“明文书院”。南宋时，戴蒙于书院培育子弟，一时桃李茂盛，声名显赫。元明以后，虽不再有如此辉煌，但书院尚存，读书风气尤在，“遗风余韵，元明间时有所闻”。现存书院地基仍为宋时所建，地面建筑为清代乾隆年间重建。

戴蒙书院所在的楠溪江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胜之江，刘宋时，谢灵运曾任永嘉郡守，在此写下“罗列河山共锦绣，浮沉沧海同行舟”等山水诗句。萧梁的陶弘景在此修炼，写下名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李白的“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苏东坡的“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讲的都是楠溪之旅。宋代以来还有朱熹、陆游、文征明、李渔、弘一法师、朱自清、汪曾祺等人的游踪及诗文。

楠溪江村落的发展得益于晋、宋时期两次人口大迁徙。西晋末年晋室南渡，黄河流域中原汉人越过秦岭—淮河一线，把中原文化带到了东南沿海。六朝时，永嘉郡守王羲之、谢灵运又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教。《温州府志》载：“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讲书，由是人知向学，民风一变。”此后人口向中上游推移，便也将这深厚的文风带往楠溪江深处。第二次为北宋末年宋室南迁，不少士族由中原等地来到楠溪江定居，这些迁居而来的大多是名门望族，如苍坡李氏祖上曾是唐朝王室后裔。这些移民在楠溪江建立村落，寄情于山水，过着半耕半读的田园生活，再加上因科举改革而得到加强的尚读之风，便促成了楠溪江流域耕读文化的繁荣。

实际上，在传统社会，“耕读”是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理想。孔子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陶渊明亦有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在楠溪江



古村落，这一生活理想显得尤为强烈。究其原因，楠溪江古村落不同于单纯以耕作生产、自给自足为目的的生存型村落。它们的始迁祖原本多是经济和文化根基较深厚的望族，他们将自身的文化素养一并带到楠溪江畔，对后代有着“勤耕立家，苦读荣身”的家训。他们一边像生长于土地的乡民一样，为了生存而耕作，一边继承宗族传统，遍读诗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至宋代出现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现象。

耕读之风深入楠溪江中上游的各个村落，在村落结构上的表现之一，就是文教建筑的普及。楠溪江中上游几乎每个村落历史上都有书院、私塾。书院成为楠溪江耕读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戴蒙书院便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书院之一，它受耕读文化的影响而具有以下几点特点。

第一，注重培养士子。书院的创办者戴蒙，为南宋理学家，字养伯，是温州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汪应辰孙女婿。戴蒙在南宋光宗绍熙庚戌（1190年），登进士第，授丽水尉，官太子侍读，封朝议大夫，为“戴氏八进士”之一。曾弃官入福建武夷山，从朱熹讲理学，研究“六书”。辞官回乡后创办戴蒙书院，培养士子，此后人才辈出，官儒盈门。戴氏宗祠里亦有“宋室尚书第，明庭御史家”的表彰。除戴蒙书院外，楠溪江流域曾有十五六所书院。书院众多，科名自然发达，据统计，从唐至清，永嘉一共有过600多位进士，宋代超过500位。最辉煌的是南宋咸淳元年乙丑榜进士中，永嘉籍的有30多位。

第二，重视宗族和家庭孝道。所谓宗族，《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组带的宗法组织，指同一父系大家长的子孙后代。宗族是一种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世代聚族而居的血缘集团或社会群体组织，亦是耕读文化中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戴蒙书院便是以教育戴氏宗族子弟为核心，书院中亦有“父子昆弟，自为师友”之说。以宗族为核心的书院，其教育的核心为传统伦理，而尤以孝道为重。

第三，重视家学传承。戴蒙辞官回乡创办书院后，“潜心经史，不乐仕进，及老手不释卷，有遗文若干”，著有《易书四书说》《禹贡辨》等。其子戴侗（1200—1285），字仲达，淳祐元年（1241年）进士，由国子监主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起，继承遗志，研究“六书”，历时30年撰成《六书故》，推动了南宋文字学的发展。戴侗曾言：“予为六书三十年而未卒功，非直不敏不勤，盖不敢遽成也。”戴侗为何要费30年之功而撰写这部字书？其目的有二：一是有感于历代文字及注疏“名实紊乱”的现象，要通

过撰写此书达到正名的目的，他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正名，而正名的前提是考证文字。二是“六书”为入学之户门，是治学的根本，“六书”通，才能不待注疏而贯通群经典籍。《六书故》选字7000多个，不仅注释本义，还指出文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可以称之为当时的常用字典。

第四，书院建筑体现自然之美。楠溪江古村落大多位于山间盆地，依山傍水而建，书院的位置多在村子边缘风景优美之处。围墙和建筑的材料，多是卵石原木青瓦，少有额外的雕琢加工。建筑朴素而简洁，透露着自然的力量。耕读生活培养出的楠溪江乡民独有的文人气质，使他们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戴蒙书院便大量使用楠溪江流域丰富的河流卵石、原木等自然材料，是中国传统美学在地方建筑领域的生动体现。卵石垒成的围墙、翼状起翘的檐角、抬头可见的灰瓦，反映了耕读文化中的人们对于空间的理解，他们尊重自然，相信天地万物之无为，一切取自自然。这样的书院建筑，具备“家园”所应有的归属感，更能满足士子们的文化心理需求，从而成为他们退而从学之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们可以在此展开对生命、知识、存在的执着探求。

回望戴蒙书院的历史，其教育理念，重知识、道德而至于审美；其培养之人，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达至“孔颜之乐”的境界。这种出世与入世相结合的精神和对生活的审美意识，也许能给现代社会诸多启示。

历史文化典籍

保护传统村落 留住文明记忆

□ 孟树奎



我国作为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在广袤的国土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的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不啻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还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感召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近年来，我国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方面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因受乡村城镇化、旅游开发以及农村人口迁移等影响，一些传统村落也面临着消亡和被过度开发的严峻形势。保护发展好传统村落，留住文明记忆，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保护传统村落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传统村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体现着一个地方的建筑格局和活态文化传统，体现着我们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智慧。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首先要保护摆在首位，这样才能留住传统村落的根与魂。保护与发展并不冲突，尤其对于边远和贫穷的传统村落，失去了发展，保护也就失去了依托。应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把促进传统村落活态传承、可持续发展作为实现保护和发展相互统一的根本路径，在开发时要充分考虑资源承载力，保护好有重要价值的乡土建筑，积极发挥各项传统资源的价值，提升村落的发展能力，改善居住环境，提供村民生活品质，从而形成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保护传统村落要把握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传统村落建筑布局、哲

学思想、历史文化、教育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是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其深厚的文化意蕴，深邃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发掘与尊重，需要有效地传承与创新。传统村落作为生产生活文化的多维聚合体，既是历史性的，又是当下性和未来性的，其承载的大道自然、天人合一、耕读传家、邻里守望、美美与共等精神文化内核，本身就是活的灵魂，一直贯穿于历史文化长河。因此，对传统村落的精神文化价值，应注重从时代的视角来定位，用创新的方式来传承。对传统村落中那些至今仍然有借鉴价值的内涵要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应在做好建筑保护修复、民宿整理、非遗传承等基础上，更加注重将价值阐发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生活改善等融合推进，主动适应和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感知性、参与性、体验性，丰富其时代内涵，促其持续发扬光大。按照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传统村落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使承载厚重历史的传统村落焕发新生，不仅留住“美丽乡愁”，更传承文化基因，延续历史文脉。

保护传统村落应尊重村民的主体性。保护传统村落，村民必须到场。传统村落是居住者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村民是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真正主体，其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传统村落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传统村落脱离了居民，而变成了单纯的景区，也就失去了生命和本真，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应积极推动村民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自觉利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进行“文化再生产”，才能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因此，保护传统村落，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考虑村民的生存需求、发展要求和公平诉求，切实让村民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得到实惠、实现发展。

